

sina 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

新浪原创
WWW.SINA.COM.CN

长篇历史武侠小说

流星羽蝶

— LIU XING YU DIE —

飞钳血影爪，三十六路大神闹手，七十二路小奇正指，鬼谷星教争锋，孰胜孰负？

是忠臣还是篡逆？是胸怀博大还是专制独裁？是好雄还是英雄？生前功名赫赫，身后骂名滚滚，众说纷纭，他就是

“天纵英才”吕不韦！

中尉军帐纵横自若，终南绝顶挥酒自如，“星教七子”大举出发，玉衡密令，阴谋何在？唯大英雄能本色，按剑金墉，笑傲江湖……

落雁雄魂

赋

叁

郝雍◎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长篇历史武侠小说

流星羽蝶

落雁雄

赋

叁

郝雍◎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星羽蝶/郝雍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6

(落雁雕龙赋)

ISBN 978-7-80175-647-3

I.流... II.郝...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149 号

落雁雕龙赋·流星羽蝶

郝雍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010-65281919 010-65270433

印刷: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

字数:30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本: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175-647-3

定价:28 元

落雁龍

賦 流星羽蝶



- 第二十一回 斗转星移 /1
- 第二十二回 吕氏春秋 /21
- 第二十三回 谈笑却秦军 /53
- 第二十四回 挥泪决红颜 /119
- 第二十五回 雄关漫道今骑流星 /173
- 第二十六回 天梯绝峰今饮烈酒 /215
- 第二十七回 金墉按剑 睥睨于武林 /247
- 第二十八回 羽蝶拈花 笑傲乎江湖 /265
- 第二十九回 观星古台 风起云涌 璇玑玉衡 甘石星经 /293
- 第三十回 身居江湖之上 心忧魏阙之下 /327

第二十一回

斗 转 星 移



蒙毅举首望时，只见一名盲眼宽袍，披头散发的老者起身落于正堂堂顶之上，当风呼叱，正是“崦嵫五邪”首邪漆雕开。

一路之上，蒙毅经由官道，快马加鞭，神色匆匆向渭水赶去。他手上贯着《阴符》玄阴神功内力，奋臂扬鞭催马，便连额头上的汗水都顾不得伸手擦一擦，心中焦急可想而知。那匹铁蹄神骏吃了鞭痛，撒开四蹄，奔行极速，犹如风驰电掣一般，就这样一直跑了百余里地，那马仍是大气不喘，健捷如初，速度丝毫没有减弱。蒙毅忍不住赞了声道：“果真好马！”心中不由得想起乌保赠予的那匹骠骊烈马了。

蒙毅拔转马头，折而向南，不多时便已至渭水之滨。他策马沿着渭滨向西奔驰，不时侧首眺望渭水水上是否泛有大船。夜幕逐渐降临，人间四月仲春之夜，繁星罗天，渭水上渔火点点，两相映衬，相对成趣，晚间水畔凉风徐徐，令人倍感轻爽。

蒙毅策马西行，心中寻思：“文信侯爷是秦之贤相良佐，治国有方，治军有素。大父在时，时常如此说道，秦国可以没有蒙王两家，却不能没有文信侯爷。如今长信侯奸逆方除，百废待兴，正该君臣齐心协力，一扫阴蔽，振作图强，拨乱反正，父亲为何会同王冯李三家联合与文信侯爷为敌呢？”其中的利害关系，蒙毅一时无法想清楚，只得先是寻着父亲，再作计议。

正在行间，蒙毅忽见渭水之上，远处水中停着一艘大船，那船为坚固楼船，船体极是庞大，船上木楼耸有三层，楼门与楼窗之内透出通明灯火，舱外到处悬着各式灯笼，隔水远望，异常醒目，更兼阵阵微声弱语随风顺水送送至，细若蚊虫，蒙毅虽听不甚清，但已然隐隐猜出三分，心道：“若是爹爹与诸位叔叔在此船中，依着情形来看，崆峒五邪似乎尚未赶到，真是万幸！”

他心内暗自庆幸，勒紧缰绳，纵马于岸边兜了几个来回，寻找岸边是否有舟楫，转了一阵，并未寻到任何船只，不觉心中怅闷，忍不住又向远处水中央的大船眺望几眼，船中灯火通明依旧。

蒙毅翻身下马，引缰伫立水边，寻思如何渡水到那大船之上。水边清风阵阵，蒹葭芦苇随风招摆，蒙毅只觉甚是舒爽。正寻思际，忽然右首岸边芦苇丛中转出一只小舟，一名渔子弓身弯腰，立于船首摇橹而来。

蒙毅心中甚喜，连忙隔岸呼道：“渔家！渔家！”那渔子隐约听到呼唤，迟疑一阵，便即摇橹姗姗而来。待得那渔子将船划近，蒙毅急道：“渔家！在下欲往那艘大船之上，深夜之间，渡船难觅，敢劳渔家大哥渡我一程，定有重谢！”

那名渔子听了，并不答话，只是放下橹来，弯身拾起一竿长篙，伸将过来，示意蒙毅抓住长篙，跃上舟来。蒙毅见渔家允可，心里高兴，急忙弃马，伸手刚刚抓住长篙，足下将用尚未用力之际，只觉触手长篙忽生一股粘引之力，腾地一声，已把自己

身子拽到小舟木板之上。

蒙毅单足甫一上舟，余足跟至，那小舟吃力不均，登时摇晃起来，一时立之未稳，那名渔子身子忽然下蹲，蒙毅只觉一股大力登时将小舟压沉了些。那只小舟便稳如陆地一般不再摇晃。蒙毅上了船，道声“多谢”。那名渔子亦不答话，收起长篙，站了起来，转手将那长篙一端插入水中，用力一撑，小舟借力，离岸向着河心驶去。

蒙毅看那渔子之时，见他头戴斗笠，笠沿压得极低，遮紧脸部，更兼夜色昏暗，那名渔子又是一直低首摇橹桨，是以根本无法看清这名渔子的容貌面目。他衣着短褐，袖子裤管高高卷起，赤裸着胳膊双足，扎步立在船首。

那只小舟离岸数丈以后，平地于河中打了个圈，便将蒙毅绕在船首，自己反而落在船尾。蒙毅只道这是渔家敬客之礼，便也没有怎么理会，只是贮立船首，手抚佩剑，凝眉眺望那艘大船，忽然想起一事：那艘大船船板之上竟无一名仆役卫兵，便连只小旗都是没有，既然蒙王冯李四家密会，不插族旗或有可想，怎么便连贴身仆役与卫兵都不带上一个两个，难道四家主人都是单身而至？况且那船甚大，怎的便连船上水手杂役都不曾见到在船上走动？甚属可疑。

蒙毅聚精会神盯着大船，细细察看船中动静，船行至半，水天之际忽然平地而起一声清啸，啸音深远凄凉，其中藏着无数悲哀的味道，令人顿生苍凉之感。啸音随风在水面之上回荡许久，惊起一群群栖宿水鸟，扑翅而起，蔚为壮观。

蒙毅不禁惊了一下，多少有些寒意，正自不解，转首欲向那名渔子询问，只见那名渔子状甚平静，依然垂首弓腰，悠悠摇橹，好似并未听到一般。蒙毅看了那名渔子悠然不理的神色，话到口边，只好又吞了下去，不敢再问。跟着四下阒寂，水面之上再无半分声响，当真死一般的宁静。

蒙毅立于船头，此时皎月穿出云幕，高垂天际，舟行月行。皎洁月光泻于船头分水之上，波光粼粼，宛如汞银一样。蒙毅低头相看，突然听到水下悠悠传来一声叹息，颇含无奈之意，端的是悵极而发。

蒙毅惊了一下，急忙举目四望。四下水面之上除了一簇一簇芦苇随风轻摇，摇曳月光之外，再无动静。那声叹息余味悠远，恍如隔世，仿佛那声叹息乃自水下而发，不是尘世中音。

蒙毅既惊且疑，转头看那渔子之时，渔子仍无异色，悠闲摇橹，仿若未闻。蒙毅不好相问，只得手按剑柄，转过身来，谁料蒙毅转头再望那艘大船之时，大船之上灯

火遽然而熄，水上瞧来，甚是可怖。

蒙毅疑道：“莫非我来迟一步，父亲与诸位叔叔皆已遇害？”蒙毅顿时六神无主，焦急如燎：文信侯的手段自然要比长信侯的手段高得多了！那可如何应付？

蒙毅忽然踉跄一下，斗然发现水下波浪疾作，一高一低，宛如丘陵一般不断推来，蒙毅猛地转首看那名渔子之时，只见他站直了身子，推开舟橹，仍是低着头儿，只是阴鸷地盯着他，却再不摇橹划舟了。蒙毅心知来者不善，在手紧了紧剑柄，刚欲说话，冷不防地听那名渔子阴阳怪笑，笑中竟有森然之意，不禁心中为之一寒。

眨眼之间，那名渔子一声呼啸，声若狼嚎，闪身飞了过来，双掌一左一右向前推出，直取蒙毅当胸，气势逼人。蒙毅见他猝然出掌，掌力刚猛，兀自厚重，哪敢丝毫轻视懈怠，只是那名渔子双掌已然逼来，毫发之间，哪里还有余裕待蒙毅拔剑而出。蒙毅只觉对方掌力甚是刚猛，其劲力究竟深到何种地步，实是不知，情急之下，只得提气出掌，运力与他硬对硬地拼上一拼，便即使出一式“高陵勿向”，只听“呼”地一声巨响，四掌一经相对，掌力激荡，余波波及，蒙毅身体与那小舟舟身一齐剧烈摇摆起来，那名渔子则是嘿地一声急忙点足后跃，身在半空之中，突然一个筋斗倒翻落入河中，激起一座水柱，四散飞溅。

蒙毅心觉对手掌力之强，与郎中令司空马只在伯仲之间，不过稍稍逊弱一些，他抢步奔至船尾，但见波纹微扩，一顶斗笠浮于水面之上，那名渔子便是踪影全无。蒙毅心下奇怪，正欲转身扶橹之际，然后又是“砰”地一声巨响，中央水花激溅，一人径从水下钻出水面，四溅水花打得蒙毅脸上，头上，身上全都湿了。

水花过后，一枚铁打分水蛾眉刺宛如鼉蛇一般倏忽袭至。蒙毅惊惶之下，一时毫无防备。由于舟身剧烈摇晃，蒙毅足下不稳，蓦地摔倒。那枚铁打分水蛾眉刺便带着丝绳径从蒙毅头上飞过。这下纯属侥幸，全因舟摇晃，蒙毅才躲过了那枚分水蛾眉刺的袭击。

此时蒙毅重心在下，稍稍定神，既已发现那名渔子浑身是水，右足冲着左足一蹬稍稍借力，跃向船首。渔子手腕翻动，只听“嗤嗤”数声，那枚分水蛾眉刺已经带线绕了回来，疾击蒙毅后心“神道穴”。那名渔子御使柔绳的工巧，世所罕见，那绳便如生在他身上的手臂一般，随心所欲，任意所之。

蒙毅眼疾手快，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此次既已看清那渔子攻势，便毫不犹豫，刷地一声，自腰间拔剑而出，舞朵剑花，左手往船上奋力一折，登时全身

“忽”地轻举腾起，右腕笔直，伸剑一式“闾阖剑”直直刺向船头那名渔子。

那渔子似乎全没料到蒙毅应变之速，剑艺之精，脸现惊色，急振左腕，右腕一抖，欲撤回分水蛾眉刺护身，却哪里来得及。蒙毅剑锋所向，凌厉风生，那名渔子情急之下，只得向后纵跃，遁入水中。

蒙毅欲寻父执所在，哪里肯放，抢上一步，右臂环转，使出一式“不周剑”，将那分水蛾眉刺的绳索缠于剑刃之上，然后后退一步，用力撤剑，剑身扯住绳索，施力上拽，岂料他手中之剑实非凡品，乃是春秋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的利剑“鱼肠”，这剑削金斩铁，吹毛即断，渔子绳索非金非革，虽韧，但两股力道交加之下，当即应剑而断。剩下那枚铁打分水蛾眉刺带着断索，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蒙毅连叫“可惜！可惜！”生怕那名渔子再冒出水面冷施暗击。蒙毅持剑奔至船头，凝神定气，在水面之上四下察看，良久，水面之上波纹渐平，清风亦是稍驻，那名渔子没有钻出水面，想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径从水下遁去了。

蒙毅方才安心收剑回鞘，掉头转身，走向船尾，俯首拾起木橹，用力摇到那艘大船所在。小舟稍近大船，尚有几丈有余之时，蒙毅已然急不可耐，弃下木橹，操篙而起，只用那支长篙向着河中一插，蒙毅抱气用力，借着一插之力纵跃而起，跟着插了两三下，便纵跃到了大船之上。

在大船之上，借着清辉冷月之光，一照之下，蒙毅只见大船甲板之上横竖八躺着无数水手、杂役，其间还有贴身仆人与卫兵，尸身相籍，布满船中。蒙毅急忙跃近一副尸身之旁，俯身搬起那名水手肩头，只见那名水手脸露笑容，但是肌肉僵持，显然已经死去多时。那名水手已死，蒙毅心中早已料到，可是此刻借着冷月清光一看之下，那名水手尸首竟是一副痴笑之容，委实令蒙毅震惊。

他忐忑不安站起身子，三步两步走到大船桅杆之下，一名杂役背倚桅杆，低首垂臂，袖襟兀自临风抖动，右手之中还紧紧攥着一方漆纹方盘，显是刚刚经船舱之中送物出来，蒙毅伸手拨起那名杂役头颅，脸上仍是一副笑容，死前似乎并不痛苦，这种死法当真让人觉得邪门得紧。

蒙毅立时想起“崆峒五邪”，这一千人非但职闲之时爱着奇装异服，特立独行，便连性子亦比常人邪上十倍有余，外号之中皆有一“邪”字，可谓名符其实。蒙毅抢步上前，伸出双手，“啪”地推开船舱舱门，口中急切之间，竟是哑了声音，叫道：“爹爹！”舱内黑洞洞地竟无一人答应。

蒙毅哪里顾得汗多，抢步飞入舱中，突然一不小心，一足踏在了一副尸首之上，

蒙毅惊极，急忙俯身看那尸首之时，借着舱门透入月光，原来竟是一名贴身卫兵。蒙毅忧心大盛，眼下这般情形，其父蒙武极有可能已遭不幸，尸首便在舱中某处。

蒙毅登时想起六个大字“父仇不共戴天！”抽身摸索至舱中烛台旁边，探手入怀，原来怀中火石皆于适才被河水打湿，蒙毅怅烦之际，“嘿”地一声，自丹田提起《阴符》玄阴真气，探抓而出，使得正是唐举所学鬼谷武学中“飞箝血影爪”的武功。

这套爪功狠戾阴毒之极，钢抓抓处，烛台“咔嚓”一声竟被抓得木屑纷飞，拍打在蒙毅的禾脸之上，便连蒙毅亦是暗暗惊心：自己何时何地竟学会了这种阴毒狠戾异常的功夫，其实蒙毅不知鬼谷武学名类虽异，其道却同，他既鬼谷先生学了《阴符》，又机缘巧合地为了帮助飞龙子鲁仲连演武给司空马看，学了鬼谷武学中“七十二路小奇正指”和“三十六路大捭阖手”两套武功，跟潜龙子唐举交手又是不下数回，耳濡目染，既已领会鬼谷武学之道，见了招式，自然而然明白其用，其时他料其父必亡，仇恨障心，毫无意识之中自然选了“飞箝血影爪”这套狠戾阴毒的功夫，以宣泄仇恨之意。

这点他年纪轻轻阅历尚浅，又如何得知？此时他心中兀自翻腾盘旋着那六个大字“父仇不共戴天！”不及细想，便摸黑将舱中积尸一具一具抬将出来，放在船外甲板之上，就着月光，一一辨认：众尸之中竟无一人是父亲蒙武，便连王家王綰、王翦两位舅舅，冯家冯劫、冯去疾、冯勿择三位叔叔与李家家李斯叔叔皆不在尸首之中。

蒙毅忧心登时去了一些，思道：“如果文信侯吕不韦要杀四家之人，必定命令‘崆峒五邪’在这大船之上便把人给杀了，然后再放一把大火，焚船烧尸，以灭其迹，好让大王从无察证。他文信侯吕不韦排斥异己，私刑大臣，图谋不轨，可是如今在船上尸首之中却找不到四家主人一家尸首，那么父亲与三家舅舅叔叔都会在哪呢？”蒙毅揽衣亦起，临风而立，思如潮涌。他仰首而望，皓月当空，倍加清亮，北极星耀耀璀璨发光，北斗七星列成巨杓之状。

蒙毅不仅想起“星教”天市阁主司空马来。此人身为秦王的郎中令，武艺高强，人又精明老练，保护秦王安全再好不过。蒙毅起先也觉司空马是一位颇为人敬的忠臣义士，此刻才知原来司空马与文信侯吕不韦是至交，两人之间关系扑朔迷离，令人不得详知，但司空马能为文信侯吕不韦赴汤蹈火，奔波卖命，就凭这份盛情亦可想见两人关系之亲密。

司空马是个武林中人，浪迹江湖，他能做到秦王近身郎中令这九卿之一的高位，多半极有可能是出自文信侯吕不韦的安排。传言文信侯吕不韦独揽大权，只手遮天，提拔一个什么亲信党羽做个朝中九卿的千石大官，量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文信侯吕不韦这般用心良苦，在秦王身旁安插司空马这类心腹亲信，而且朝中大半官吏皆出相邦门下，这等煊赫权势，今又排除异己，他想要做什么？难道他想要像长信侯嫪毐篡权谋反不成？难道他想要效韩魏赵三家先祖和田齐先祖太公田和一样取王代之，让秦国姓吕么？

蒙毅此刻心潮万千，他觉得除此结论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借口可以说服自己，相信现在的文信侯吕不韦仍像当初一样是名贤达长者，是大秦的忠臣贤相，是一位至公无私，精忠治国的仲父。

他心意已决，惟今之计，自己只有亲往咸阳相府走上一遭，看看文信侯吕不韦如何说话，以获知父亲与王冯李三家主人的消息。

蒙毅转身奔至船舱之后，看见大船尾舷之下兀自拴着一叶小舟，浮于渭水风浪之上。蒙毅微一提气纵了起来，伸足于船舷女墙之上轻轻一点，借力落入小舟之中。那叶小舟中心斗然吃力，稍稍一沉，即于水面张力之下疾往上顶。蒙毅跟着使出一个“千斤坠”的功夫将那小舟稳住，不使左右摇动。此时他运气行气，发力收力，无不得心应手，圆活自如，功夫早已大胜从前。只是他尚心下不知而已。

蒙毅跃入舟中，足尖一挑，挑起横在舟舷之上的竹竿长篙，接在手中，倒转一圈，哗溜一声，将那长篙插入水中，用力一挣，只听欸乃一声，小舟向河岸而去。到了渭水右岸，蒙毅反手将篙立在水中，轻足一点，轻举而起，跃至岸上，侧首一望，正见司空马那匹银色骏马在岸边低头吃草，蒙毅迈步过去，拉过缰绳，翻身上马，抽出皮鞭，驾地一声，那马一阵长嘶，拨首北上，径直驰向秦都咸阳而去。

是时夜已阑珊，明月高悬将隐，及至驰到都城咸阳相府门前之时，天色已经大亮，已是辰牌时分，官吏皆已应卯问事，咸阳巷市也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热闹。蒙毅自小生长咸阳，识得相府路途，骑着那匹骏马飞奔径至相府大门门前，驻马立于门前。

蒙毅此刻突然想起一事，往昔祖父蒙骜公在时，有日与蒙恬蒙毅乘车同归，车乘到了离相府大门十丈之外，蒙骜便令御夫止住车马，跳下车来，并且伸臂将他们兄弟俩人一一抱下车来，挽在手中，蒙恬、蒙毅心中不解，忙问祖父蒙骜为何弃车步行，舍便求烦。蒙骜抚须微笑，其蒙家御夫说道：“二位小公子有所不知，咱家老令公

平日里下朝归府，还是前往教场，途径相邦大人府前之时，总是在十丈开外，便即下车徒步而行，直到过了相府大门数十丈以外，方始复登车马而去，以示对相邦大人尊敬之意。”

蒙恬、蒙毅兄弟俩无不愕然，蒙恬颇为不解，问道：“大父，文信侯是大秦相邦，不过掌治千百文官，以佐大王；而大父你是大秦将军，一邦元戎，掌治千百武官与秦之三军部曲，论其身份之贵，地位之尊，哪一点也不输于文信侯，为何这般畏敬如上？”蒙毅当时心中也不理解。两人一文一武，共同治秦，官阶没有高下，只要都持之以礼，互相协佐，便可以了，也不需要这般隆尊高礼啊？

蒙骜莞尔一笑，一手挽着长孙蒙恬，一手挽着次孙蒙毅，边行边道：“孺子何知？文信侯是大贤，身为儒者，正心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在尚贤尊贤敬贤礼贤，至于身份地位，官阶高下，此于我如浮云。我是代天下黔首尊礼文信侯爷！微文信侯，秦何能昌也？微文信侯，天下黔首终罹战乱，莫可止夫！”

蒙恬、蒙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蒙毅当时虽不明白祖父蒙骜话中深意所在，但是隐约觉得文信侯吕不韦肯定是个大大的好人，要不然，祖父蒙骜为何会对他尊礼如斯。

此时想来，蒙毅忽觉好笑，心中寻思道：“外物不可必！什么大贤？我看应该是大奸似贤罢！这招儿大父虽然生平阅人无数，可是走了眼了！失之于吕，天乎？命乎？”他如此想着，坐于高头大马之下，腰悬长剑，扬眉吐气，不由地神色颇傲。

守门卫士早已发觉此人不对，骑于高马之上，立于相府之前，腰中带剑，趾高气扬，久久不去，绝非善类，倒似一个前来找茬儿的，眉间脸上浑无一丝尊敬之意，反而颇多鄙夷蔑视之神色。

十八名守门卫士之中一人络腮针胡，平素性情便极暴躁易怒，此刻见蒙毅安坐高马，至相府门前竟不下马，而且神色颇有傲慢之意，当下持戟，戟指蒙毅断喝：“哪里来的乡野小子，狗胆包天，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么？”

他见蒙毅身着黑毛敝裘，裘外罩着一领百纳直缀，衣裳尽为葛帛麻衣，甚是朴素，只当是都外乡下来得村氓野夫，不识礼数，是以敢于高声恫吓，却哪里知道此刻蒙毅是大秦将军蒙武之子，大秦秦王亲点的贴身郎中。他为卒不久，察服辩人，恭上偃下的本领也自不弱，岂料今日却看走了眼。

蒙毅哪里理会这些，他正当火气头儿上，便来文信侯吕不韦的相府上要人，受此一激，当即嘿嘿冷笑几声：“门前的狗儿倒是凶巴巴的，很会吠人！快快进去通报，



我要见上一见吕不韦吕先生！”他料定父亲已为吕不韦所害，父仇在身；二来自认吕不韦欲谋叛乱造反之事，不忠大秦，恨之已深，是以出口称呼之上竟也去了文信侯爷礼称，径呼其名，叫他吕不韦先生。

十八名守门卫士听了，都是愕然吃了一惊，现下秦国之内，敢于大庭广众之下直斥吕不韦名讳之人可谓无有，这人好大口气，出口点名便要见文信侯爷，若非大有来头之人，定是一个不怕死的闹事找茬之人。

诸位卫士仔细打量蒙毅一番，无一人认得，再看他的衣着服饰，朴至素至，腰间还曳着一柄破破烂烂上了年代的青铜古剑，不像是个有来头的，多半是个闹事找茬的，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来相府门前撒野，于是纷纷嚷道：“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文信侯爷的名讳也是你叫的！”“野小子，你也不睁眼瞅瞅这是什么地方？哪容你在此撒泼！”更有凶狠欲呕者道：“弟兄们！这小子八成是吃错药啦！少跟他噜嗦，抄家伙，好好打他一顿再说！”其中还有稍稍上了年纪心善一些的老卫士劝道：“傻小子，快逃命去罢！这是相府，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地方，若给府吏捉去了，你那脖子上的脑袋可要搬家了！”

谁料蒙毅剑眉一扬，自腰中连鞘抽出鱼肠剑，指着相府说道：“快快进去通报吕不韦！我要见他，否则我冲进府去，拆了他的相府，杀了他全家老弱良贱满门！”适才那群卫士持戟叫嚷，惊得蒙毅坐下那匹骏马来回跳动，同时也惊却了相府的门啬夫官。

那群卫士不知蒙毅激于父仇，丧失理智，只道他贼胆弥天，口出狂言，纷纷操戟便欲冲上戮杀。却被那门啬夫急忙出门唤住。那门啬夫官跨出相府，高声喝道：“你们嚷些甚么？都通通快给我住口！不知道现在侯爷正与公卿大臣们商议军机国家大事么？若是惊着侯爷，你们项上都长了几个脑袋？”

那名门啬夫官相貌堂堂，仪表不凡，说出话来中气充沛，不怒自威，这么往相府门前一站，直似巨椽大梁一般神气凛凛。蒙毅知道此人内功不弱，多半也是久经江湖的武林好手，不禁疑惑：依此人适才言语显示内力来看，此人在江湖武林之中亦必是一位大有来头极有身份之人，如何自甘堕落，屈居吕不韦门下，仅仅做了一名门啬夫，委实令人不解。

他听那名门啬夫说此时吕不韦正与秦国公卿大臣在相府内商议军机国家大事，举目远眺，果然相府府墙之外左右两侧，各自停了许多雕车鞍马，各家御夫无不恭坐轼前敬候家主，便连车马亦是按着各家主人在朝在军的爵位官阶，依次排开，

虽多亦是秩序谨然，毫无一丝混乱。

蒙毅寻思：大王因为长信侯嫪毐之事，依照《秦律》，连坐吕不韦失举误荐之罪，罢了他相邦之位，令其归国洛阳养老。吕不韦非但没有离秦，反而盘桓咸阳，今日又召集如此众多的公卿大臣在府内秘议国事，这些公卿大臣只恐多半都是吕不韦一党，莫非吕不韦果真要篡国谋反不成？

十八名守门卫士闻言顿时鸦雀无声。那名络腮胡子卫士胆子稍大，径前向那门童夫说了适才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事端。那名门童夫听了，目光立时定于蒙毅身上，脸上兀自罩了一层寒霜，冷然说道：“小兄弟，你要面见文信侯爷，所为何事？”未等蒙毅答话，那门童夫冷冷搁下一句话来道：“纯属胡闹！莫说侯爷此刻国务繁忙，便是闲暇燕居之时，也是一饭三哺，一沐三捉发接见七国来贤，哪有功夫理会于你！胡闹！胡闹！”

他见蒙毅不过十七八岁上下，齿幼年冲，言下甚有轻视之意，言毕转身大啦啦地迈步便欲进去。蒙毅身负父仇，又以为吕不韦变忠易节，谋反造乱，此刻又被相府一名门童夫冷视奚落，一口恶气再也难以下咽，思道：“管你是不是武林高手，江湖豪杰，今日这个相府，我是闯定的啦！”随即一声吆喝，双腿一夹马腹，施展轻功，轻举而起，纵于相府门前，出拳发掌，伸指探爪，片刻之间便将一十八名守门卫士一一打倒，重伤伏地，呻吟不止。

那门童夫前脚在门内，后脚仍在门外，听到身后异动，情知有事，猛然转身之时，只见蒙毅虎吼一声，单爪斜出，已向自己心口抓来！那名门童夫叫道：“好阴毒的爪法！我倒小看你了！”当下凝神聚气，双掌交叉，向前斜发，勉强架住蒙毅左爪。

蒙毅此际正当盛怒，舌绽春雷，大喝一声，左臂微收，猛然又向前推出，《阴符》玄阴神功内力自丹田上至胸腹，经行左臂，节节贯通，喷薄而出。那名门童夫功夫再好，一来并未有意伤他，二来他内力奔腾而来之时，门童夫再提气运力与他相抗，终是慢了一步，即便两人同时发力，那名门童夫的内力也绝然抵敌不过号为天下武学内功之祖的《阴符》玄阴神功内力。

只听“砰”地一声巨响，蒙毅内力所发，那名门童夫的双掌虎口当即为其内力震裂，鲜血四淋，痛疼异常。那《阴符》玄阴神功内力即为天下武学内功之祖，自有他神威之处，第一道内力方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内力已经随之从之，绵绵密密，跟着咆哮而至，奔薄而出，真如决千仞之积水，奔流直下，不绝若江河。

只闻“劈劈啪啪”响声四起。在蒙毅内力冲击之下，那名门畜夫的双臂已从腕部至肩轴寸寸断绝，两条本来刚猛无比的虬肌大臂登时宛若绕指之柔，那名门畜夫剧痛难忍，长声惨叫，双臂蓦地撒下，再也没有力气抬起来。

蒙毅剑眉倒竖，咬牙切齿，哪里肯于罢休，举步迈过门槛，疾步单爪向前疾冲。那名门畜夫惊骇之余，双臂已废，再无挡架之力，蒙毅一只铁箱一般的手爪登时长出，锁住他的项喉，一带之下，“啪”地一声，那名畜夫的双腿绊在门槛之上，门槛木格应声断裂，飞了出去。

那名门畜夫的右足撞在门槛之上，哪里撑得，小腿腓骨断为双截。蒙毅左爪锁在那名门畜夫的喉咙之上，激怒之下，竟而将他残废之身带出数十步之远，口中兀自喊着：“快叫吕不韦出来见我！”

突听一人叫道：“蒙毅住手！华老拳师伤不得！”蒙毅正当盛怒，哪里理会这些，只当是又有敌手前来，登时铁爪阳翻，左臂微微一振，便将那名早已疼痛地丧失知觉的门畜夫力摔出去，激射而出。那门畜夫一头径直撞在蒙毅身子左侧的合抱廊柱之上，将其撞裂，廊上瓦片带着泥土纷纷落下，罩在那门畜夫的身子上，他的额头已然变形，鲜血长流，一片血肉模糊，只怕更加不省人事。

这下早已惊动相府之中三千门客和府门吏卒，纷纷趋将而出，挤在院中。两名门客，腰佩长剑，急忙抢上，正欲去扶那名门畜夫，口中关切叫道：“华老拳师！华老拳师！”人群之中一人急呼“不可！”趋步抢了出来，打着手势示意两名带剑之客千万不可轻动华老拳师的身体。看他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便知是文信门客之中精通医术之人。

蒙毅盛怒稍熄，此时方才恍然，原来那个被自己打成重伤的门畜夫竟是当今齐国鼎鼎大名的即墨技击名家华无伤华老拳师。此人贯通齐国三家拳术，自艺成之后曾经一连击败即墨色中不少技击方家，大大出名，因其拳术多变，勇猛过人，在江湖武林这中有个外号叫做“百变神拳”华无伤。

蒙毅祖父蒙骜身在齐国武林之中时，久闻“百变神拳”华无伤的大名，是以常常向孙儿蒙毅讲起，尤其是齐国湣王之乱时，燕国上将军亚卿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惟有即墨与莒邑两地尚未陷落。齐将田单死守即墨孤城，“百变神拳”华老拳师倡领一千江湖豪杰义士技效田单麾下，多次助其打退燕军的进攻，立下汗马功劳，最后齐军反攻之际，亦是“百变神拳”华老拳师首冲阵前，一对铁锤似的拳头，燕军之中无人能敌，令其闻拳丧胆，便连燕军上将骑劫亦死于华拳师三拳之下。当时

正是意气风发，何其神勇，不想今日在蒙毅“飞箝爪”下不堪一击。

蒙毅举首望时，只见一名盲眼宽袍，披头散发的老者起身落于正堂堂顶之上，当风呼叱，正是“崆峒五邪”首邪漆雕开。他立于堂顶之上，袍袖襟带随风摆动，威风凛凛，皱眉怒道：“蒙毅，小竖子！学了几手初浅的拳脚功夫，便不识天高地厚，跑到相府之中来撒野逞强，打伤‘百变神拳’华老拳师，看来今日须得好好教训一番！”

蒙毅戟指漆雕开厉声问道：“漆雕老邪！你把我爹怎样了？”

漆雕开冷冷发笑，并不回答。蒙毅情知事情恐怕不妙，便如自己预料，父亲蒙武以及王冯李三家均已遭到“崆峒五邪”的毒手，登时横起剑眉，五指紧紧握住腰中长剑剑柄，便欲发作。

又见一人走出人群，叹息说道：“小兄弟啊！小兄弟！你千错万错不该如此重手打伤即墨华老拳师！须知，华老拳师上了年纪，已是耄耋之年，经血力气都已衰退，大不如前，怎能承受你那《阴符》玄阴神功绵密内力？”

蒙毅愕然侧首看时，说话之人正是“崆峒五邪”行二亚邪长柳朔，他亦是不束不冠，长发披肩，人如其名，任其须发如柳垂下，不过神色之中较之首邪漆雕开更多了三分飘逸逍遥之气。蒙毅登时忆起“崆峒五邪”亚邪长柳朔于己尚有援手救命之德，怒气稍稍去了一些，正想平心静气地问上一问长柳朔，他们“崆峒五邪”到底将他父亲蒙武怎么了？

另有一人已如光逝影飞一般窜身而出，立于院中一棵参天古槐之上，声音干枯，直如狼狽，干笑打趣说道：“呵呵！‘指神’鬼谷先生向来传闻性子邪僻，难免教出一个不分青红皂白，我行我素的好徒弟！不过鬼谷先生这点倒与咱们哥儿五位挺是臭味相投！小兄弟，你还记得我吧？”那人问了一句，轻飘飘地落在地上，双手将拳一抱，仍是干笑说道：“在下光乘羽！”

蒙毅转首右视，又见一名身形干枯，瘦削笔立，精神矍铄的老者立在那儿，便是那日秦王与秦清姑娘家奴阮翁仲同台角抵，跟随秦王，震慑众恶的那名瘦老，原来就是“崆峒五邪”四邪。“三哥说得一点没错儿！我觉得大哥、二哥近年耳齿徒增，性子倒是越来越改邪归正了，这也太对不住江湖同道对我们哥儿五个的错爱，枉叫做‘崆峒五邪’了！”

蒙毅转身看时，不知何时“崆峒五邪”中的四邪巫马旗，五邪修鱼鲁，已经神出鬼没地站在自己身后多时了。修鱼鲁道：“五弟何出此言？这般编排大哥、二哥？”巫